

七

修

類

稿

七修類稿卷之十六

枕仁和郎瑛仁寶著

義理類

葬

葬一也有古之人不如今者有華之不如胡者何也今之葬者衣衾棺槨之外雖富貴之極者不以一物爲殉古人之葬多殉金玉銅器故後必爲人所發殘其骸骨至今尚爾傷哉中國葬且樹且封其園堂一見知胡人之葬務平實其地望之則曰陵墓在焉過時雖子孫亦不知其處也久之相化爲土發掘之事何有

天地氣味

天以五氣生萬物氣無臭味故風雨霜露自天降者皆無味也地以五味養萬物味具形質故地生者皆有味焉

脾胃視聽

東桓以脾胃為主蓋胃受水穀脾氣運動而後腐熟水穀化生血氣人資以生也故凡人獲脾胃壯盛則百病不生悠悠壽考矣予又思之脾胃屬土土動則生如畝畝必假耕耘而後堪於種植眼眦屬脾開眼則眦動眦動則脾應之而亦動四肢屬脾寤則四肢動而脾應之而亦動故晝能飲食夜寐則不能也是知脾胃相資當以運動為功用耳州溪以腎水為主蓋腎水足而血氣盛則病不生也然血氣之用多寓於視聽何也經曰心為血主而肝則藏之

肺為氣主而腎則納之然肝竅目也肺竅耳也目之司視
乃血為之用耳之司聽乃氣為之用周章萬變皆本於
目焉予又思之始人之氣血之盛則視聽功用男子八八
六十四歲女人七七四十九歲氣血既衰耳目之聰明減
矣積日又久氣血涸矣故人至上壽雖無疾病亦死修仙
家欲絕耳目之欲有所山也豈非息耳目所以養腎水耶
知此則李主脾胃脾胃動朱主腎水腎水當靜動靜雖
曰循環又必靜為主蓋氣血勝而脾胃則壯脾胃雖壯
而氣血生覺難矣

人身一小天地

傳云人身一小天地天形圓而在上人之首圓應之地形

方而在下人之足方應之四時運於表四肢應於外也五行震於裏五臟應於內也至以一節言之人身之肝位在右而脉却見於左手若北方北斗天樞在張宿十度而分野又在南方人身之脾位在左而脉却見於右手若南斗六星二十五度而分野又在北方靈樞邪客篇亦嘗言之但曰天有五音人有五臟似亦少差予今特舉其要也

士饅頭

續仙傳有賣藥翁嘗呼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士饅頭去此言最警悟范石湖所謂總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士饅頭本此

墨磨人

宋白昌言藏李廷珪墨不用但玩之而已或戲之曰子不
磨墨磨子後東坡見昌言墓木曰木將拱矣墨固無
恙予以與留與他人樂少年同意

荒親

吾枕有荒親之禮詢之四方皆同蓋以父母死不得成親
而於垂死之日即講親迎之禮有至親沒而禁家人舉哀
以為者予以此必胡元之俗流至于今夫父母之死人子
不欲生之時也而且停哀忍痛以講此歡樂之事此豈有
人心者哉作俑者不持肆諸市朝矣昨觀所見集中亦如
予論則知宋以未有之因仍苟且多為惜財之小而忘大
義奈何詩禮之家亦如是耶嗚呼斯舉也何代禁耶

身
三
名人無耻

文天祥在燕京時欲爲黃冠去國南官王績翁欲合謝昌元等十人請保什之世祖亦有然意留夢炎曰不可天祥倘出復召號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遂寢其事我

太宗渡江靖難之時廷臣胡廣金幼孜胡儼解縉楊士奇衡府紀善周是修同約死節明日惟是修詣國子監尊經閣下縊焉他日士奇爲之作傳與其子曰何使同尊翁死此傳何人作也嗚呼衆固可責矣若晉揚數言尤爲無耻之甚讀書明大義至此尚爾云之天理人心安在哉

三國與宋用人不同

人才之盛莫三國與宋也皆不能成功者三國人才大小

各盡角立而不下故至衰敗之後方混而一宋有人而不用用而不專專而僣爲小人所間總謂不能盡人之才故必至失國嗚呼非數也耶

稱名不雅

古人婢妾之名或以玉具或以花柳或以清奇之物各義命之隨其意也若李庚之婢曰却要潘杭之妾曰解愁甚不雅耳士君子忌之

元祐黨碑偽學逆籍

元祐黨碑宋立於文德殿之東壁蔡京書之也偽學逆籍作惡於韓仇胄頒行天下者也然皆一時賢人君子遭厄被誣豈知實所以顯揚諸君子之名於千萬世矣哉惜史

未能全收人未盡知今考叅道命錄陶朱新錄等書分門
共錄載之於左使後學之士一覽可知庶不至善善惡惡
之顛倒也然元祐之黨劉元誠謂止七十八人襲元之黨
黃勉齋謂非黨者甚多此又不知何據而云尚俟熟史者
證之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摯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軾

軾

王存

范純仁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佃

上並

黃履符張商英 蔣之奇元符

魯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廷 姚勳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高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魯肇

王覲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元祐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東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元已上並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餗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葵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門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鄂 朱光喬 蘇嘉 龔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 元已上

尹材葉仲李茂直吳處厚李積中

商倚陳祐虞防李祉李深

李之儀范止平曹蓋楊琳蘇昞

葛茂宗劉謂柴袞洪羽趙天佑

李新衡鈞充公適洪伯樂周誼

孫琮范柔中鄧考甫王察趙岫

封覺民胡端修李傑李賁趙令畸

郭執中萬芳金極高公應安信之

張集黃策吳安遜周末徽高漸

張夙鮮于綽呂諒鄉王貫朱紘

吳朋梁安國王右蘇迥檀固

何大受 王 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 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 治 都 旣

秦希甫 錢景祥 周 綽 何大正 呂彥祖

梁 寬 沈 千 曹興宗 羅 昂 劉 勃

王 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 肇 黃 遷

莫 俠 許堯輔 楊 朋 胡 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 居 李 修 逢純熙 高遵恪

黃 才 曹 盥 侯顯道 周遵道 林 膚

葛 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 交 張 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 潛 董 祥 楊懷寶

倪直孺 蔣 津 王 守 鄧元中 梁 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充 張恕 陳

洪芻 周諤 蕭利 趙鉞 滕

江洵 方适 許端鄉 李昭理 何紉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已上金元符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飛 趙希夷 任滸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冰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上權

李嘉亮 李玠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袞 竇鉞 趙約 黃鄉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侻 梁彌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侁 闕守勳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怙 王化臣

並元符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 章惇

偽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汝愚

右丞相

留正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王藺

澤州

周必大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

煥章閣待制

徐誼

知臨安府彭龜年

吏部侍郎

陳傅良

中書舍人

薛叔似

戶部侍郎

章穎

兵部侍郎

鄭湜

刑部侍郎

錢鎰

吏部侍郎

林大中

吏部侍郎

黃山

禮部尚書

黃黼

兵部侍郎

何異

禮部侍郎

孫逢吉

吏部侍郎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

起居郎

吳祖儉

大府丞

葉適

大府

楊方

秘書郎

項安世

校書郎

李稟

校書郎

沈有開

起居郎

曾三

聘賀

游仲瀉

軍器監簿

吳獵

監御史

李祥

祭酒

楊簡

國子博士

趙汝讜

監左

趙汝談

淮西

陳峴

按書

范仲黼

著作

汪達

司案

孫元卿

因士

袁變

太

陳武

正

田澹

宗正

黃度

右正

張體仁

大府

蔡幼學

建

黃灝

浙西

周南

池州

吳柔勝

嘉興

王厚之

江

孟浩

知湖

趙鞏

知揚

白炎震

成都

武臣三人

皇甫斌

池州

范仲壬

知金

張致遠

江西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周朝端

張道林

仲麟

蔣仲

徐範

生

蔡元定

呂祖泰

髮黑白

人之髮白有遲速者世以多思慮者早白蓋以髮乃血之餘心藏血心役於物不能滋蔭也故謝超宗入獄而髮白周興嗣成書而髮白然予所見有年齒雖同而勞苦安逸迥然各異逸者反白勞者反黑似不在思慮所致也每詢其人多在父母之傳流近又見鎮江丁氏一族家多顯宦少長盡皆白髮此顧愷之對簡文曰松柏之姿蒲柳之質自不同耳言雖近於諛上是或一道也予已論鬚髮矣此又餘意

淵明非詩人

真西山論陶詩榮木之憂逝川之嘆也貧士之咏簞瓢之樂也以公之學在經術中乘予又以公非曰經術自性理

中來夫飲酒第五首膾炙人口者也嘗往來胷中若有所
得其好者夫以第一句結廬在人境似靜中有動第二句
而無車馬喧似動中有靜三四句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
偏即心境混融處也五句採菊東籬下是潛心求一六句
悠然見南山是得一之微矣七八句山氣日夕佳飛鳥相
與還乃至和充溢表裏盎然九句此中有真意所立卓爾
十句欲辯已忘言正末由也已可見陶公心坎渾然無少
渣滓所以吐詞即理默契道體高出詩人有自哉

混堂

混堂天下有之杭最下焉有好事者借喻爲記頗得箴規
之義錄以告不知耻者記云吳俗梵大石爲池窮幕以磚

後爲巨釜令與池通轆轤引水穴壁而貯焉一人專執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湯名曰混堂榜其門則曰香水男子被不潔者膚垢膩者負販屠沽者瘍者死者納一錢於主人皆得入澡焉旦及暮袒裊裸裎而來者不可勝計苟躣之則泥滓可掬臭其體穢氣不可聞爲士者每亦浴之彼豈不知其污耶迷於其稱耶習於俗而不之惟耶抑被不潔者膚垢膩者負販屠沽者瘍者死者果不相免耶抑經其浴者目不見鼻不聞耶嗚呼趨其熱而已也使去薪沃釜與溝瀆之水何殊焉人孰趨之哉人孰趨之哉

鄭顏鬼事

恠誕之事多矣有不可以理格者孔子所以不言今可窮

者試言其一二事予舊讀鄭畋事以爲傳記恠誕之言不足信也及見顏畿之事意其正史所書耳目所屬去當時不遠亦豈妄言哉因格其理將以質之人人適府頒邵二泉先生學史到學檢有顏氏之條斷義與愚見同也因錄其事與邵說并區區之見於左唐鄭畋之父亞未達時旌遊諸處留妻與婢在一觀中將產忽聞空中語曰汝出觀外毋汗吾清境不然殺汝也妻曰婦人無歸望聖者憫念及五鼓分娘乃殞道衆乃殯於城外亞歸以酒酌之夜夢妻曰余命未盡爲神殺也此去十里有寺一僧可五十能活之當再三哀祈亞不以爲信次夕又如此於是趨寺果見此僧初見亦喜亞告之初不顧曰我凡人豈知幽冥事

乎亞懇再三僧怒擊之其辱不去父之僧乃許曰待吾入
定尋訪之夜半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來歸
三鼓聞戶外人語即引妻來曰身已壞此即魂耳善相保
囑之而去其妻媿如生平但惡明處數年妻乃別去曰數
盡矣故世傳收為鬼生妣朝顏舍兄畿咸寧中得疾就
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為迎喪旒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
者顏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
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
肉所愿不爾至也旒乃解及還其婦憂之其母及家人又
夢之舍乃曰非常之事占則有之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
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舍

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晉書類邵
子曰人死而復蘇者有之畿蘇矣能夢而不能言父之復
死何也魂魄合而為人離散則死若畿者殆陰復而陽不
復歟不然則其周旋不舍者何物也邪是則顏畿既為陰
復而鄭妻之復豈非其陽魂邪其所以惡明者猶在陰類
故也

天命性情論

先輩吳美中瓚以米礬喻天命蓋以上動下靜運轉不已
則米穀四出如萬物之生也隨地之高下污潔之處而投
焉則如人之有富貴貧賤者矣又以燈油喻性情以油為
氣而燈心為質燈焰乃精神也及其照物則為才能其流

者性也燈滅而燼落魄降也烟氣上騰魂升也
由清濁燼心有肥細乃資質之美惡耳此乃以粗喻精實為五理
人亦易曉也故錄之

龍象

夫人之所以為人國之所以為國以其有義禮而名器存
焉嘗見龍王祠而有勅封者龍雖靈物亦獸也象固至馴
豈可以人禮待之今龍襲之以衣冠加之以王號而象則
食之以二品之料加之以指揮之稱較之禹驅蛇龍周公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之意不有異乎賤名器無義禮其矣
若

太祖於四海四瀆止封某海某瀆之神何其正大苟為禮官

者建議於廟堂可也

荀勗

予嘗謂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而借寇兵也鄉獨不思李斯之爲人也又宋祖曰大開洞門正合我心少有私曲人皆見之獨不思負世宗何曲如之人不見耶

伯顏子中傳

伯顏字子中世家西域其祖父宦江西因家焉進賢人幼讀書即通大義稍長無所嗜好惟耽翫典籍手不釋卷從釣臺身薄習進士業四以春秋經領江西鄉舉受龍興路東湖書院山長改建昌路儒學教授壬辰兵興省臣以便宜授贛州路知事陞經歷時叅政全普廢撒里哈海赤

守穎以伯顏學行醇正議論激烈可與有爲以爲都事戊戌陳友諒陷江西遣兵圍贛叅政命伯顏率壯士百人出救援兵於隣郡將行誓衆曰苟爲保全之計者願受不測之誅至夜三鼓奮躍突圍而出圍兵追不及乃招募丁壯於龍南安遠寧都之間遠近響應值天濛雨敵勢益滋蔓向義之士往往或於飛語轉相煽動合而復散伯顏知事不就乃往南雄方宣布天子德意以爲集義之策而南雄亦降矣衆四掠市里伯顏正衣冠端坐僧寺禪榻衆駭視不敢犯見其渠領則陳大義以拒之所與俱百人者屠戮擄獲殆盡既而穎亦陷全海二叅政死之伯顏知無可爲之機遂間道入閩江西右丞章公完者表爲分省員外郎

佐政有聲出奇攻復建昌遂命浮海猷捷京師因陳江南
緩急之勢攻取之方言論剴切朝臣驚嘆奏授南恩州知
州福建省郎中再詣朝堂計事退見總兵官擴濶于河南
除兵部侍郎與吏部尚書伯顏帖木兒張翥銓選廣西六
次鑄江而全閩二廣皆歸附

國朝矣伯顏由是替形遁跡隱約江湖間時官寓公知名願
交者皆不得一見以先世有慕廬在彭蠡之涯乃卜進賢
之北山誅茅剪荆躬自為創竹屋三間左圖右史閉戶澹
如時寓其忠憤於詞翰之間而已前進士熊剗操行孤厲
於人少許可惟與伯顏相厚善每語及往事相對悲鳴
涕泗潸然下洪武己未秋

朝廷方搜求博學老成之士江西布政使沈本立聞伯顏
遣從事張希顏訓導胡以中以禮來徵語之曰爾偕進賢
知縣親造其廬若不起爾毋來見也伯顏聞使者將至慨
然曰是不可以口舌爭也先一夕具牲醴作七哀詩祭其
先與昔時共事死節之士復手書短歌一篇寄別熊釗以
後事囑之夜漏盡望北再拜飲藥而卒

贊曰不事二君非難而捐生爲難捐生非難而從容就死
爲難伯顏之死可謂得其義焉或曰伯顏在鐔江闕廣時
不死而死於今日何耶吁何之不死欲有所爲也事旣無
可柰何存身以永祀亦義也今爲人迫而理不可不死矣
不死則失吾身以存祀又非義也嗚呼若伯顏者其不負

於所學歟

七哀詩

有客有客何憂憂國破家亡無所歸荒村獨樹一苑屋終
夜泣血知者誰燕雲茫茫幾萬里羽翻鐵蓋孤飛遲嗚呼
我生兮亂中遺不自我先兮不自我後

我祖我父金月精高南自累世皆簪纓歲維丁郊兮吾以生
於赫當代何休明讀書願繼祖父聲白頭今日俱無成我
思永訣非沽名生死逆順山中精神之聽之和且平嗚呼
祖考俯鑒假遵豆失薦我之責

我母我母何不辰腹我鞠我徒辛勤母氏泝善宜壽考兒
不良兮負母身有維新兮酒既醉我母式享母悲辛嗚呼

母兮母兮遠適相會黃泉在今夕

我師我師心休休教我育我靡不周四舉濫叨感師德十
年苟活貽師羞酒既陳兮師奠止一觴我奠涕四流嗚呼
我師兮母我惡舍生取義未爲暮

我友我友全公海公愛我愛我兮人誰與同惟公高節兮
寰宇其空百戰一死兮偉哉英雄嗚呼我公我公兮斯酒
斯酌我冤我冤兮惟公是託

我子我子嬌且癡去住存沒兮予莫汝知汝旣死兮骨當
朽汝苟活兮終來歸嗚呼汝長兮母我議父不慈兮時下
利

鳩兮鳩兮置汝已十年汝不違兮汝心斯堅用汝今日兮

人誰我寃一觴進汝兮神寃安然嗚呼鳩兮果不我誤骨
速朽兮肉速腐右伯頽子中之傳與詩予因館於宗主
萬五溪先生之門五溪進賢人也得觀

國初進賢諸公私抄詩文讀至子中傳慨元史旣未載也而
此或又失千古無聞矣遂錄於稿嗚呼讀子中七哀詩寧
不酸鼻惜其贅有口前之不死銓選無杜稷寄也嗚呼太
學生亦死之也以此度子中是不知子中者遂爲畧改數
句以明子中之心而傳之者齊陰丁之翰嗚呼無之翰爲
文以傳天下不知如子中者幾矣

七修類藁卷之十七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生物

萬物之生本乎天故動植之物其體皆圓土石之成形也
具乎地故多方此地之骨肉也

文景詔

三代而下稱治世莫如文景今觀文帝之世三十六詔景
帝之世二十五詔而其除租賜爵務農憂恤者三之一焉
則其史稱與民休息可知嗚呼此後世之所不及也

醫書不能補

巢氏病源一書論證論理可謂意到而辭暢者矣予嘗惜其當時元方不附方藥使再具之體用俱全是書真不可及也圖繪寶鑑但紀歷代善畫名人及言平日一家之長師某人已矣予以爲再添言所以方盡其意如畫源則曰山是麻 皴水是索水松是瓜灘之類言馬遠則曰山是大斧劈蕪丁頭鼠尾松是車輪蝴蝶水是闔水則二人之規矩已寓目前而後之觀其畫者亦易矣雖欲補之必得自擅其術記多識多方可也予嘗以畫語姑蘇周臣馮表以畫語吾杭孫鉞吾姪惜其相與嘆息而已噫

書畫難易

予嘗問能畫之人真草孰難咸以正書難也蓋以真難

正草可辨。然文稱張長史始同顏魯公學正書。張魯公曰：「學草此可知矣。」又嘗問友曰：「魯公學草，非與？」魯公沈曰：「書易，予曰何以見之？彼以書徵學，其則有者，予知是草書也。書雖學，其書者亦可知。以其書耶？予戲曰：可以教矣。蓋書記載吳道子學書於張，類賀知章不成，因工畫遂深造妙處。此又知難易之分也。」

異情

唐玄宗於兄弟而友愛同於一帳，則未聞孝養者何也。華歆與管寧，原相友之厚者，則其志趣必一也。何善惡之不倫？子路剛強，彌子瑕以色悅人者，同為婿友，不知何以

相處

虎俵亡

人為虎食魂徒於虎字書謂之虎俵亡解凡虎之出入則
引導以避其兇故獵者捕虎先設湯飯衣鞋於前以為使
之少滯則虎不知以落機穽否則為虎發機徒費獵心也
及虎為人所捕又哀號於其所在昏夜叫擲以為無復望
虎食人矣若為其復讐然予將信將疑昨見說郛所收東
坡之老僧化虎事與昔所聞相符不覺嘆曰俵哉果死不
認屍而不知所以致死哉夫生既被虎食矣死反為虎之
役幸而虎斃又從而號哭之何其愚耶不自疚耶嗚呼小
人竭財俯首以附權貴為之鷹犬以脩指揮却乃張皇聲

勢殘人害物一旦冰山既崩恰惶莫措無復有望反情美
死而悲痛不悟其非豈非虎之傷正歟豈非虎之張亡歟
牛羊食草

凡草木經牛啖之必茂經羊啖之多枯故諺曰牛食如澆
羊食如燒意以二物皆畜類而草食者也何相反之如是
靜思牛土畜土能養物也故牛色倉而龐厚有春生之象
焉聞死而殼棘亦好生之意也羊金畜金主殺伐故羊色
白而氣腥羶有秋殺之象焉見死而無悞亦喜殺之性也
二物稟性既異必其口中涎沫亦異是性故草木之茂枯
者生殺之氣致然耳贊此以侷轉物若子

家野禽

九家禽鷄鴨之類不能飛野禽即能飛者家禽雌抱伏而雄不抱伏得陰氣之多故凝滯而不飛野禽雌雄皆抱伏故飛

食鹹加渴食酸止渴

渴者緣心火熾而腎水涸也腎氣盛而心氣平則不渴矣食鹹則加渴者鹹走腎而瀉腎瀉腎則水愈涸况鹹能補心補心則火愈熾故加渴也食酸則止渴者酸走肝而瀉肝瀉肝則火不熾况酸能益肺益肺則水自生故止渴也

利

古人以誠意正心觀人今觀人於利上明白者可謂君子矣

君子與身數友利心一發則雖父子兄弟素厚朋友即不

心而不顧嗚呼哀哉末世何人心之不古耶

刺紙

予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叢紙二寸間有一二疎箋可謂異矣而書柬摺拍亦不過一二寸耳今之用紙非表白叢羅紋箋則大紅銷金紙長有五尺濶過五寸更用一綿紙封袋遞送上下通行否則爲之不敬嗚呼一拜帖五字而用紙當三厘之價可謂恭矜天物奢亦極矣資暇集中以唐門狀競用善紙嘆其巧詣而謂補正平生於今日如何予以使李濟翁生於今日不知又如何詆辯也

將術

為將者多不善終雖岳武穆然天道好生誠生罪也術數

之高者終罔得吉故京房郭璞不得其先泄其化機神不容也

永樂大典

成祖命胡廣王洪等編成一書名曰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節一千九十五本目錄六十卷其表文曾見於蟬精雋中然亦不叙中之事實徒具望洋之嘆而已嗚呼御覽元龜不過千卷人間亦不可得矣大典動以萬計安能使世傳也哉

氣類相感

子嘗見屠兒殺猪者眼似猪割羊者眼似羊以其日夕與同此物氣類相感所至也故嬰兒尤類乳母面貌可知

後漢書載挹婁國人穴居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塗膏於身以禦風雨此人之所以似獸也

文思神助

吾母少未讀書頗信佛法歸吾父時見同類誦觀音經心甚愛之然以不識字為恨心恒欲念之每一畚葉徒悶而退一夕夢金衣大僧合掌問曰能伏災風火普明照世間舉此二句數次覺時似有得焉明發看視此經不復齟齬隨口如注矣自是書亦可通人盡異之予則以為心久靜則慧生况朝夕心思所致本體之明胡弗為之助也但二句固即本經而其義又似釋氏禪教此亦不可知耳果真有所謂佛耶

李易安

趙明誠字德甫清獻公中子也著金石錄一千卷其妻李易安又文婦中傑出者亦能博古窮竒文詞清婉有漱玉集行世諸書皆曰與夫同志故相親相愛之極予觀其叙金石錄後誠然也但不知胡爲有再醮張汝舟一事嗚呼去蔡琰幾何哉此色之移人雖中郎不克

鄧攸弃子全姪

弃子全姪中興書以其子至暮追及攸復繫子於樹予意子姪皆幼勢難兩全故弃子而全姪今旣追及則不惟可與之同行亦知道路者矣劉涓溪以爲無是事此喜談全姪而甚之之辭當也然考之本傳及當時之人之言皆同

則又實有是情嗚呼可與同行而又繫之樹有人心者可
忍之耶此所以伯道無冤何天道無知哉意晉之好名至
此極矣

生死兩異

淮南子載齊人乘舟遇風波而恐死不暇久之自投水中
東晉時太白犯少微虜士戴逵憂其必當後隱者謝敷卒
予以齊人非不貪生也畏死而反忘其生遼非不畏死也
以理之必至於死一可謂求生不生一可謂求死不死又
元人鄭王字子美順帝召為翰林待制辭而不仕
天兵入徽州時要致之自曰吾豈事二姓者邪遂縊而死
方回字萬里仕宋為嚴州守宋末降元為總管皆歎人也

予以鄭既不受元爵正當仕我

朝却死於元此可謂當生不生方乃宋臣其心仕虜此可謂當死不死

趙元隆

趙元隆仕元爲廣西行中書省都事以才智聞於時吳元年王師圍永永守鄧姓者自盡先三月閩桂元隆謂平章曰公宜與城存亡吾昔與鄧公同事長荷知遇今不死期効寸尺之功六月王師入西門元隆守伏波聞城破引刀自盡事定男宗嶽收遺骨歸劉三吾有詩吊云白頭從事紫微垣一死能令我道完赴水何慙泪點叟聚刀竟在伏波門他年作傳須朋友此日承宗有弟昆誰使

甄侯諸將吏皆能爲國報君恩今元史未收予聞知禮人者

思禮堂記

吏部侍郎南昌張元禎爲吾鄉府尹陳彥成撰思禮堂記
發明墓祭之禮甚當人情但亦未深考於書也其曰周禮
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殊不知周禮冢人凡祭於墓爲
尸則墓祭之禮周公已立之矣又曰漢之時已有墓祭殊
不思孔子葬泗上子貢廬塚三年魯世以歲時祠孔子塚
則春秋以來有之矣况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
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如時祭祀則是孔子
亦有墓祭之說矣今爲錄其文并少辯之使士人知有所

歸也記曰夫禮也者出於天理人情之自然而為之節文
儀則者也然時有不同或制有未備故三王不相襲孔子
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矣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後之議禮者此其的歟墓
而藏廟而祭者周禮也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也漢之
時乃有墓祭亦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者先儒因其不見
於三代而以爲非禮不能無惑焉且墓而藏者體魄也廟
而祭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墓焉廟焉孰有而孰無也
且人子之於親食焉則若見於羹入其門則若見其坐於
寢視其杯棬而不能舉視其琴瑟書冊而不相越矧於體
魄之所在而可劫不之思漫不之省乎且古之祭者廟以

魏之尸以象之裸將以求之陰薰蕕以求之陽其禮嚴
周家具而人行之今之祭能然否乎然墓之祭亦三代
所當益而後世之所不可損者其不可拂人情而廢不行
也明矣記成陳乃買鴻臚少卿唐泰碑於其子將磨去其
文而刻此記有某進士見之以手撫碑曰其薄若此耶若
再磨則不堪矣陳聞而止之買他石以刻焉此人亦善諷
諫者歟

往來書劄式

洪武三年詔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劄多稱頌首再拜再
拜非實議定凡致書於尊者云端肅奉書答則端肅奉復
平交者則曰奉書奉復上之與下則曰書寄書答嗚呼今

上之與下大字如批判狀下之事上豈特再拜而已哉

酒

醪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汁酒也酎三薰酒也醕薄酒也醕音酒也曰醑曰醖白酒也曰釀曰醞造酒也買之曰沽當肆曰燼釀之丹亦曰醖漉酒曰醕酒之清曰醕厚曰醕相飲曰配相強曰浮飲盡曰醕使酒曰醕甚亂曰營飲而營赤曰醕病酒曰醒主人進酒於客曰酬客酌主人曰酢從酌而醉曰醕出錢共飲曰醕賜民共飲曰醕不醉而

怒曰醕

音婢

拜

拜之議多矣諸書辯取不同今揭其所常行易曉者以

示吾子孫平衡曰拜謂箸折頭與腰平如衡也即今揖耳
下衡曰稽首即今之躬身至地頓首者頭叩地也稽顙者
頭至地也太甲之拜手稽首者揖而頭至地之久也雅拜
者先下一膝即今之拜也周禮奇拜者一拜也褻音報拜者
再拜也凶拜者拜而後稽顙也之拜者古人兩膝齊屈如
今之道士之拜也膜拜者兩手合掌以受顙也肅拜者兩
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如今之婦人叩頭者今之婦
人之拜以爲始於武后不見出處惟史記後周天元今命
婦爲男子拜史官書之表其異也據此則婦人古亦不伏
地拜非始於唐也

祀武穆不當

宋太學即今之按察司武穆王宅亦其地也故銀瓶之井
存焉而太學宋時上地即以穆王主之度宗朝伏元陳文
龍初入太學時夢土神請交代至德祐末神乃遺書請代
已而文龍爲北兵縛至杭而卒夫宋未亡時岳已早去而
不奉其正朔今北司左街之廟猶將伯顏與岳王同祀一
祠岳豈堪與讐人共哉累欲舉於當道不果今識於此後
有識者必更焉

相友比目善

孔子不欲盜泉而吳隱之飲貪泉李廣不擊刀斗而程不
識擊刀斗皆古聖賢名將也何相友之如是蓋伯夷之非
其君不仕伊尹之何事非君各得其當在人品之何如耳

宋南北使臣禮

嘗錄得北使來宋朝時每初見宴於垂拱殿賜金帶一條
二十兩靴馬鞍轡折銀五十兩銀沙鑼五十兩各色綾絹
一有五十疋明日折牲餼各色羅綾三十疋又明日與伴
使遊天竺賜沉香三十兩齋筵等物四日浙江亭觀潮宴
五日王津園射宴自到闕至辭 朝大使密賜一千四百
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衣各三襲金帶各三條遇

聖壽節至者其正宴自舉盃起至終席共四十三盃酒每一
盃奏一品樂又有雜劇三百有人水陸珍羞不可言也今
忘其書昨見松漠記聞則曰虜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
細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

三斤油半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麵醬半斤大柴三束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石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錢一石白米一升半下節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麵一斤雜使錢一石白米一升半嗚呼南之待北如此之厚則北人安得不動心來也北之待南如此之薄不知當時何無忿媿之心求其勢想不得不然也不知財就竭而國就滅必然者矣寧不卧薪嘗膽日思所以報雪乎却乃宴安於湖山哀哉予故錄出不特使知當時南北相

禮耳

牛先一定

死生一定當死雖神醫莫治否則錯治亦無事也國初蘇人着乾孫文武雙全以至陟陟律數醫藥靡不精究治人不特用藥喜怒頓挫皆能愈疾蓋術至神巧矣一日今年六氣滯厲吾犯咸池殆將死矣然必在秋後後因挽弓而致死血過日病作亟命子煎大黃四兩子以太多減半且加別藥飲之不下而添病知之曰亦無傷我當明年死已而果然吾姪慶亦善醫嘗告予曰不知孰先死予以子較我年小無病又能導引服食又何以此問耶一日出治人在轎偶胗曰予病矣回當服藥至家不一時而卒豈非命乎故聖賢亦無上壽

元祐黨碑

廣西融州真仙岩多碑刻元祐黨碑亦在焉

本朝胡文穆公為廣僉事時碎之此文穆自載於已集諒不誣也何德祐航海時畀此物以行當時更無一人止之者宋所以亡也

自作挽詞

夫至死之際而猶能自作挽詞亦偉矣若淵明之歌詞三章了達此理不待言也秦少游雖多哀怨愴楚之情然其實踐不得不然故東坡亦謂其能齊生死了物我耳漁隱叢話以坡言為過惟淵明可當殊不思陶在放達之時秦當逐迫之日言安能不爾耶予故嘗以吳潛謫循州臨終自挽之詞哀尤過秦亦可謂達但視其能措辭說理否耳

能則過人遠矣使秦吳當官之日亦能如陶辭爵隱去則臨終之辭亦必有可觀者

稗子

今人見人家子弟性雖聰明而外似能事所為實非名曰敗子殊不知乃是稗草之稗蓋似苗而非苗也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子其形不可分別是也

史陳脫王失傳

宣德二年交趾復叛九月

朝廷遣安遠侯柳升等伐之選其才且賢者文臣禮部儀制郎中豐城史安祠祭主事錢塘陳鏞等二十餘人同行後升等敗死寇呼官軍降即不殺而史陳二公曰見危授命

遂死十月十八日也後交趾守帥以死節者奏聞

朝廷皆褒贈而史陳守帥不知未聞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

而有司以無官狀不可質竟泯滅其節

詳見文獻又正統十

四年秋處州賊人葉宗流哨聚馮公嶺漸侵府縣浙江都

指揮脫綱按察司魚事王晟徃征之俱死節焉處人至今

能言其戰勝而勇死之狀者天下未知也景泰中給事中

葉盛御史林廷舉奏立祠以祀之不果行亦至泯沒嗚呼

使四公之子孫有高官大爵者吾知其葉林之奏必行而

楊東里之文為證矣噫人心果無忠孝者耶果專於勢利

也耶此特予所知者耳天下無實而享大名者反又不知

其幾耶

七脩類彙卷十七終

七修類稿卷之十八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樊樓

唐朱泚亂逼少卿樊系草詔草成明日仰藥死

國朝方孝孺不肯草靖難之詔次忍侍讀樓璉璉入草受命
魁遂死自縊死此蓋一時畏害終心有不安者以固過其
不忠者較之段方二公不有間乎蓋筆已屈矣

祭物

古人祭奠物薄而意識獨取其馨香時鮮之味以薦之焉
故九歌以謂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左傳曰澗溪

沼泚之毛蘋蘩蕒藻之菜而已漢以耒則有斗酒隻鷄之說矣今之祭物衆矣名亦二文因紀於左以見時之不同也黍曰薌合稷曰明姿稻曰嘉蔬梁曰薌箕牛曰蜃栗羊曰柔毛豕曰剛鬣兔曰明禋豚曰膋肥大曰羹獻雉曰䟽趾雞曰翰音鵝曰舒鴈脯曰尹祭鮮魚曰胾祭烹魚曰商祭

起復

喪制未終 朝廷奪情起復勉其任用故曰起復今乃既以服闋為起復慢矣

降賊加官

宋有閩賊廖恩降後官為右班殿直嘗供脚色云並無公教

過犯時以爲笑予意實爲士羞也後又海寇鄭廣朝命官
知福之延祥兵嘗爲群僚所輕廣故作詩有曰衆官做官
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之句事載小說傳之至今夫宋
固仁厚流爲姑息此不兢於敵而爲賊侮之事也本
朝賊降必誅此 唐宋之所以不及也雖然今之士夫無公
私之犯而不愧鄭廣者又幾人哉

太宗二箭

聞見雜錄載宋祖寵幸金城夫人一日與晉王宴射後苑
勸晉王巨觥王固辭不飲曰夫人親折花耒則飲上遂命
之王乃引弓射殺夫人宋祖飲之如故又鉄園山叢談載
花蓋夫人入宮幸之晉王諫而未黜一日與宋祖獵於苑

中亦射殺之二事皆宋人所書諒不誣也夫太宗固為社稷是矣而難於太祖受諫如此割愛忍情曉人當如是耶傳位必遵柱后之言太祖之心何心哉晉王之傳又可苛也哉必竟晉王死於二箭天道未必無報也

攻乎異端

荀子辯論侍御廬格著也解攻乎異端言攻字有二義治辭則廢民攻之是也擊辭則鳴鼓而攻之是也謂擊去異端斯字也已昨見宋儒孫奕示兕編內有此說其解亦明白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示由也已之已已止也謂簡而明也

回回教

回回祖國世史正綱以為天食一統志以為默啜那國據其教崇奉禮拜寺四夷惟天方國有其寺或實天方也入中國乃隋時自南海達廣其教有數種吾儒亦有不如富貴貧賤壽夭一定也惑於異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天事祖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不少焉吾儒雖至親友之貧者多莫尚義他人不問矣彼於同郡人貧月有給養之數他方來者亦有助儀吾儒守聖人之教或在或亡彼之薄塋把齋不食自殺終身無改焉道釋二教又在吾道之下不論也嘗讀菽園雜記言其教祖之詩曰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在海東惟有孔門直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其高又如此

荀爽褚淵

士大夫而無節義若撻之於市矣况能為人面斥耶漢荀爽自作女誠而欲女之再醮意其必知女之不能節也女卒自縊以全婦道出烈女傳豈知子莫如父哉宋褚淵手頽器識見重名流一旦黨齊背宋致弟炤炫之非而子恨不仕淵豈不知忠義者哉利祿之心勝也嗚呼色與位人之所好也不特不從其父一則致其死一則致其非人性之不同固如此矣第爽淵不知何面目終日於家庭耶

東明木綿庵

賈似道齋僧而得木綿庵三字蔡京遇毛女而得東明二字豈知皆就死之所嗚呼異人能變其志可也明白告其

死庶或動心焉耳否則安用其報哉是知天之生好臣
大數之不可移也

糖人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也今以糖成男女
之形人得而食之不幾於食人乎

名物不當竊取

文人墨士每欲鐫名於山水秀處因情也至有剗人之名
而鐫己者則可惡也若閩人某去唐磨崖碑刻而自書忠
孝廉節殊不知後世不見古刻是欲彰名而反得罪名也
又有見一木石之奇遂取去之者若某洞白石觀音為某
取者是也殊不知在山林則為公玩而可久在人家則

為私物而易廢醒酒石今安在耶此皆小人之私者也若
終南山小白石之詩而不名者何其高耶事見詩文類

杜賈死牛酒

杜子美死牛炙白酒

見正史傳

賈島死牛肉酒

見唐詩紀事

嗚呼二

公食無珍蓋可知矣人何必食前方丈哉

書契

世凡交易契有合同恐人心之不古也如

朝廷之有符信然而有義存焉耳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
朱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御右然左契受之義也據此則
左為受物右為獻物者之取矣嗚呼一事之微古亦有輕
重之義乎

財

古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自宋言之歲有西北二邊之幣郊廟即有群臣之賜其國乏而民窮也今讀史華錄夏梁錄武林舊事則宋之富盛過今遠矣今天下一統賦稅尤繁又無歲幣之事何一邑之問千金之家不過一二二是皆無儲糧者也及詢官府又無贏餘之財此則何也愚竊論之藩府太多中官太積而文職多貪何以見之韓王一枝歲得一十六萬錢糧平涼一府不能供也司禮尚木監一宦寺之死銀貨動有數萬之進

朝廷所不進者又不可計進士一旦居要地遂過數十年之財主迨至九鄉不可言也雖然文職尚有廢者若夫今日

費出無度聞之寒心當國者宜思何以啓沃

燒金

宋史張永德傳云嘗睢陽時有書生隣居卧疾永德瘞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兩即置鼎中焚之成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永德送之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爲悍屯下蔡淮民中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陽生也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富貴安用爲此又龍川畧志載子瞻從事扶風時有老僧欲傳以硃砂化黃金子瞻曰吾不好此雖得之將不能爲也僧曰此方知而不爲正當傳也是時陳希亮守扶風嘗於此僧求方而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

何也僧曰貧道畏其行方不能不爲耳貧道嘗以方授人
輒有爲之耶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輒傳公慎勿
以授人如陳邨者也後偶與陳希亮談圖作語及此僧所
以陳固求子瞻授之悔曰某不惜方惜完惜負此僧未幾陳以
賊敗去子瞻疑以方故深自悔恨後謫黃州陳子慥在黃
子瞻問其父用此法否慥曰吾父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
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死義甥孫沈某弟兄二人其弟
爲人煨銀以給食日亦未足也不數年置有室廬妻奴設
肆肄弟兄俱於肆以交易又數年身有羅綺動有銀器往
來有顯者迥異於昔日人言得燒金之術假煨工以遮人
耳目予且信且疑無何兄弟繼死家隨以廢其父一日

其一書告予曰吾見得此足衣食今獻之於翁少丐錢穀
可乎予因益信張永德陳仲亮之事召醫姪姪素好此語之姪
曰沈與北司前某人同為今亦同棄世矣嗚呼晏子有言
不義之富禍之媒也使永德得方未必不沒官也而東坡
遭謗遭謫豈窮途而病死者亦或曾試此耶

元德秀死

唐元德秀退居安陸縣去家獨處一室值大雨水七日不
通餒死中書舍人盧載為誄文曰誰為府君犬必嚼肉誰
為府君馬必食粟使我元君餓死空谷丁川晦載之於芝
田錄以為美事予意盧子不當以二畜比之正史傳中之
贊何其優耶然其清貧固也但卒於家不聞退居安陸此

又不知何從來

奇物不可守

書畫古玩自有國而言至宋徽宗之世可謂極備觀其書譜畫譜博古考古圖可知矣惜乎胡騎一入零落漫毀有不存一自家而言一聚此物者必然敗去豈非物之美者人心所在鬼神臨之大有大異小有小異不可聚此以為子孫可常守也

大常黃冠

嘗讀周禮天子大祀大宗伯主禮大司樂主樂皆明德新民之士聖賢之徒也所以肅度有職感格上帝安侑神人者在是豈惟集事完禮文而已哉今樂既作於神樂觀之

徒而贊相行禮者又皆太常之黃冠。天朝大禮大樂付於斯人甚非序和情文之道也。神安可以格耶。

岳劉之對

宋張浚問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劉瓛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以服衆。浚曰：揚沂中張俊何如？飛曰：張宜撫飛舊帥也，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艱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愚豈以得軍為念哉？我太祖嘗欲用揚瓛為相，以問劉某，某曰：儻有相才，無拒器空。相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不與焉。今憲不然，寧

救乎

帝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又曰胡惟庸
如基曰此小特將僨轅而破犁矣

帝曰吾知相無以愈於先生者基曰臣非不知臣疾惡太甚
又耐繁為之且孤大恩夫謀事於人正欲人之有言也
今不惟言之不從而反憎疾焉後雖事驗而武穆誠意先
已為之解官矣豈魏公不曰忠而

太祖不矣明耶問之屢而無一是焉則問者自以為愧而直
言之難受不覺其忤也已嗚呼古人尚互問且不能受言
使無從而直言安望其以理之是非而是憑耶予於二事
信哉直道難容於世

父子異性

愚嘗讀朱子語錄中載東坡之子過范棼夫之子温皆出
其師成門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毋禮為服忌某人
而棄經往之文公語門人惜其名人之子有此予思本朝
兵部尚書茹瑞衡州衡山人也

太宗入靖內難首先勸進即位遂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鏞
襲爵鏞以父在功罪之間不肯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龍
都督定遠人也建文時通謀於燕其子瑄乃以力戰死於
靈璧蘇范可謂見尊乃尊茹宋可謂有愧乃子不知平民
家庭之教何如也此見其忠義廉耻之心大分天生成也
樂奏天人樂器起止

由冬而春陽之所由生陽生而後有天故冬至祀天神祀
天神而用黃鍾九變之樂蓋天為陽之尊黃鍾九寸九為
陽之極故黃鍾子月之律也人死魂歸於土四時祀人鬼
而用太簇八變之樂者蓋人生於寅太簇寅月之律又宮
五之位屬土始終於此奏之則魂與音發動故降也又樂
之降神者蓋紫微垣在子而角應之太微垣在卯酉而宮
徵應之天市垣在辰而羽應之故奏數音之氣發動於三
垣宜乎天神之降也祝歌為樂之起止者祝之形仰而敷
象東震發宣之義震為雷雷主聲所以起樂也歌之形為
虎而伏虎為金獸應秋也虎亦主聲今伏而無聲若陽氣
之收歛衰謝矣其背之齟齬氣不暢也所以止樂也金石

為樂之始終者八音之中惟金石有自然之音不假人為故所以為樂之始終條理耳

七七義

世以死者七日為受罪之時遂作佛事以解穰此固妄誕之論然傳襲之來既久遠邇相同亦必有故問其人不知也常思以為虞祭有七之義此亦未通後讀論衡訂鬼篇有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別氣人病死甲乙之鬼至矣然而殺鬼之至者又庚辛之神何如驗之以甲乙日病者死期常在庚辛之日也予以是思之此則五行相剋之理如木日鬼金為之殺金日鬼非火為之殺乎推之七之說亦是此理以其相剋之期故為之穰解遂延增妄

誕之說也然亦未知王論何從生予推之者何如姑識之
以俟明理君子

門生弟子

說傳業者為弟子弟子復傳於人為門生故史記曰七十
二弟子傳而歐陽公為轉相授受者曰門生

韓項亮懿

伊川先生曰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
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予以楚圍漢於彭城
漢追羽垓下信常在之也或以誑之或以待之信不能獨
當一面如雲長之取顏良足可知矣觀羽初敗秦兵而諸
侯不敢仰視其勇可知矣信豈羽之敵哉若論智謀羽或

不如信也懿拒亮於上却按兵不敢動後至鹵城爲賈詡
嗤笑一交兵間則又喪其將軍張郃觀其受巾幘之辱嘆
孔明爲奇才懿豈亮之敵耶此又智勇俱不如者噫若四
人者豈必待其親相交戰而後知其高下哉耶此已可觀
矣至如孟氏莊子二人俱常遊於齊也胡乃不相遇而一
辨以觀其勝負一則以實而實天下之虛一則以虛而虛
天下之實是眞可惜也歟

樊執敬

樊公執敬字時中獨航其號世爲鄆人至正間爲浙江叅
知政事十二年徐壽輝自徽犯浙西公宿衛於省省吏次
第引去公獨披甲上馬率衛兵不百急出與賊戰從者上

之公曰吾守封疆去之非義也至省口遇遁將以孤兵且散控馬首返公怒以刀斫其人遂躍逆賊於天水橋恭戰以死其妻與子溺於西湖公死二月姚園寺僧雪率抗人立祠於天水院歲時祭焉揚鉄崖時為文紀之又嘗見公觀潮詩於霏雪錄中詩云烟波閃閃海門開平地蒼生萬壑雷大信不虧人不死浙江亭上看潮來然其詩雖未工而公平生之志亦可見矣然公死節史以錄之但不如此之悉

聖不可知

士非天分之高則知識不遠非學問之功則義理不明大凡學藝初則勉強勉強則有迹人因得以及之也事熟則

精精則巧巧則神若師曠之音輸子之工養由基之射皆熟而神生焉聖人之於天理亦至精至熟神妙不測人豈可得而知哉此孟子曰聖人不可知之之謂神也

文盛乃衰

古人云詩盛於唐乃衰於唐也字盛於晉乃衰於晉也蓋以詩雖至唐而警拔閭里之人不知矣字雖至晉而神變巧媚之態極矣其於明白古拙何有哉今抗之舉業之文可謂盛矣然究其實則皆錄諸書藻麗之語貨近時泛巧時文讀不過二三冊遂高舉而奪魁矣嗚呼此豈非其弊耶而於古人讀經讀史之學何如哉雖然邵子天人之說曰也由天道也由人意今辨此者亦氣運使之然也本

涯又云文章固闕氣運亦係習尚非人力所能挽回古
言狀

說郭

陶南村作說郭百卷蓋徵曾慥之類說而為者然類說刪
取精到而說郭如未刪之書不若不刪總而名之如百川
學海可也揚文貞公士奇尚不取其書史會要水東日記
曰如見輟耕錄滌襲之事尤可鄙也余則曰說郭不獨滌
襲而鄙俚無稽者亦有之但輟耕多抄舊書如廣客談通
本錄為已作是其下也孫大雅謂書木葉而成者偽言也
似書史為至當者

立武后

貞觀二十二年太白屢見太史奏女主當昌民間祕記又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有天下太宗因疑左武將軍李君羨誅之李淳風又奏臣仰覘天文察其人已在宮中如是之明白矣至永徽五年拜武昭儀明年欲立為后意時才去先朝方十餘年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雖皆極口切諫何無一言及占傳之事并先帝欲誅之意非以為先時朝廷閉不宣泄則民間又傳有祕記而無忌等又國之元老宜其舊知者矣以為當時不可顯白則未立之時正可以足證之也諸公無一言之及此然后知為唐室之數也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改元

上古無年號不過紀甲子而已世以始於文帝後元年不知後元由前有元年故稱後也如景帝則又有中元後元皆欲延年之意耳至武帝建元年方為有號之初而劉氏據封禪書得昴改元辯以年號之起實在元昴其前皆有司追補以足武帝之始又據元封改元始有明詔為證而夾漈鄭氏亦以為是予以既為元封改元始有明詔則當以元封為始又何為年號之起實在元昴然則元符因得

白麟而稱元光因見長星而稱又何不可乎至於元封有詔偶爾因是年巡邊封禪之後大頒天下故日以十月為元封不當據此即以為始若以其前有司補稱則末年復如文釋後元一二年又不可以補其名耶但光武建武共該三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之時因封禪後又加中元二字猶景帝中元意也今史即以為改元明繫以中元另起錯矣觀范史於祭祀志內載本年封禪後赦天下之詔曰以天下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尚冠建武於首可知也夫大抵一帝止是一號最為有理但遇事遇瑞遂屢易之豈如本朝高出上古

湯泉

易學在處有之惟溫熱不同皆有硫黃之氣書載

騷

山者無腥焉人皆祖博物志凡水出石硫黃者溫予考
草石硫黃出東海牧羊山谷中及太山河西山礬石液也
然則於地之泉何所係耶而湯泉之地又出於三山之外
也就而言之予又親見巢縣湯泉與河流止隔尺許豈石
黃所流之水氣不通於彼歟唐子西以謂自是水性一種
如人吹氣則寒呵氣則熱予意人氣之有溫涼如天之氣
然也豈人之津液亦有寒熱者耶不可臆論明矣昨讀耿
仲南黔山山黃香溪泉記有曰泉蓋硃砂所發好事者汲
以澄砂入藥茗溪魚隱亦曰黃山是朱砂泉春時色紅以
此復思本草有土硫黃出溪澗中多腥臭在處有之然則

泉既有腥安知澄之無黃也。隔咫尺而寒熱所分者，此地脉所來之源不同，其溫熱相去者，黃之於地有多寡而源之來也有遠近耳。以此論之，蘇子詩謂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豈非因一石字及有無腥者感之歟？若驪山之無腥者，李賀詩云：華清宮中鑿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此又黃之出於粵也。又聞出硫黃之地，泉反不熱，此則氣既泄之於外而地脉又或不通於泉也。若謂諸泉可以洗人瘡，蓋益人顏色，以昔人詩有誰知馬上腰，金客洗去塵顏換玉顏之說，又謂始皇被神女唾，生瘡入湯立愈，殊不知詩乃好事者之為，而始皇事實妄誕，而本草溫湯之下又不收也。吾嘗親浴溫泉，冀日瘡發於背，故本草以諸風疾在

皮膚者可浴浴乾當大虛德宜即補養餘則不可輕入諸
齋非瘋也近時燕泉何先生反以神女之事出於本草今
併書之

淡菜

杭人食蚌肉爲之食淡菜予嘗思之命名不通如以淡爲
啖固通而菜字義亦不通又嘗見昌黎集載孔戣爲華州
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亦是此淡字竟不能通後見黃
人云南海取珠者名曰蠶戶蓋以蚌肉乃取珠人所嘗食
者耳賤之如菜也其義始通後讀較耕錄益知又有烏蠶
戶則孔奏之字亦訛書者予若改爲啖食之啖則又爲改
金銀車者乎

老泉爲子瞻號

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人所共稱也而柴少蘊燕語云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其所居之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云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又嘗聞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吾友詹二有東坡畫竹下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據此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然豈有子犯父號之理而歐陽公作老蘇墓誌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抑蘇同時當不謬也

名同人殊

嘗見南越伏波廟一碑以伏波將軍姓路氏心且疑之後
讀前漢書武帝時有路博德討南越封伏波將軍始知馬
援討交趾亦南越地也今世止知馬援也若三國魏將夏
侯惇亦討伏波將軍不因南越者衆也彼如徐稚子下陳
蕃之榻而周璆亦下陳蕃之榻稚子則見於本傳而周璆
事見於陳蕃傳中亦兩人而一事世止知徐稚也又赤松
子神農時雨師乃張良從之游者事見劉向之說苑晉黃
初平叱石者因易姓為赤松子見葛洪神仙傳今金華赤
松觀乃其升仙地也今人止知張良之言又葛洪煉丹於
羅浮山成仙晉咸和時人葛瓚一名仙翁亦煉丹而成仙
者梁大同時人今人即以葛洪為仙翁也又漢明帝時葉

令王喬乃飛鳥者也周時王子喬次笙者也神山傳曰蜀人王喬食肉芝者也史記封禪書註緱氏仙人庵王喬健為武陽人亦四人同名而皆仙世止知葉令王喬因註之

紅葉詩

紅葉題詩凡有五焉本事詩云顧况在洛乘閒與三詩友遊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裡年年不見春
見春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明日亦題葉放於上流詩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
葉上題詩寄與誰十餘日客來苑中又於水上得葉詩以示况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令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雲溪友議云明皇時號國寵盛

宮女咸怨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
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况聞而和之即前四句
無後復出之事又盧渥應舉拾紅葉於御溝置之巾笥及
宣宗省放宮人而盧娶其一宮人偶觀紅葉吁嗟曰當時
偶題不意即君收藏遂為奇事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
日閒殷勤付紅葉好去到人間北夢瑣言云進士李茵嘗
遊苑中見御溝紅葉題詩曰與屬同玉溪編事云侯繼圖秋
日登大慈寺樓倚闌忽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斂愁娥
為憐心中事擲筆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
不書昏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入盡解相思
死談藪以為雖出多書止則一事傳記者自異耳予逐書

細考意此必三事也雲溪友議第一段即本事詩之紀也
名既同矣雖有舊寵新恩二句韻脚又是焉知記者非忘
之而自補之耶若李商者即盧渥之事此比夢瑣言之差
記而事故畧焉不然何其詩之同邪僕繼商詩既不同於
二人事亦大異豈可曰題葉而即以為一事目之也况雲
溪友議一書而紀二事豈有差之理邪但後之小說流紅
記又訛而為于祐之事言多鄙妄此則可笑

蝦蟆類毛穎

韓昌黎答柳柳州食蝦蟆詩大類毛穎傳其曰雖蒙勾踐
禮竟不聞報効大戰元鼎年執強執敗挽此尤其似者也
吳人多喜食之至春時鼓吹蒲野無賴男子取以為生

價亦不賤此詩末云而君復何爲耳食此豢豹是好此味者不獨吳人然也

巾箱板

今人以小板書冊爲巾箱板以其可置於巾箱也不知起於南齊衡陽王鈞

適然清和

李商隱錦瑟詩中二聯蘇子謂藏適然清和四字嘗舉所以告歐陽也後人不知遂以蘇公自得之見然古今樂志曰錦瑟之爲器也其柱如絃數其聲有適然清和之音

南濠誤紀

姑蘇少卿都南濠穆傳學好古著述滿家一時人物所不

及也文跋中有記宋思陵宸翰一條誤以王倫為王文正
公且之弟也一時不思文正乃真宗時相年齒之遠豈至
高宗時此自壁微瑕於予有忘年之愛故為正救之忠臣
耳

大夫松

五大夫乃秦爵之第九級者按史記云封其樹為五大夫
後人不解謂松封大夫者五株且唐陸贄作禁中松詩云
不羨五株封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
五松不見見與新遂漫延而不可解矣有辨之者尚未明
白獨雲谷雜記引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何
其快哉予又思今上虞有五大夫里必當時有此一等之

爵者居焉

歷代獄名

夏曰均臺又曰念室放曰動止曰姜里周曰園土曰稽晉
曰深室曰虎穴秦曰囹圄漢曰若盧曰都傳曰寺互曰靖
室徒行晉曰黃沙魏曰司空總名曰寰扉園牆

澄心堂紙

澄心堂紙陳后山以謂膚如卵膜堅潔如玉此必見之而
言之得如此真也但在宋時亦罕觀劉貢父詩云當時百
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此那復得就使得之
亦不識予嘗見一幅堅白則同但差厚耳及宋板所搨六
帖之紙亦似之又覺差少黑也世以此紙為宋物殊不知

澄心堂乃南唐烈祖徐之誥金陵燕居之名今南畿志作
歲書籍虞誤
矣宋時即誤以為知誥之子元宗所造詩文發原以為後
主所造皆非也故后山叢談辯之今徽州志又以為出於
彼地與李廷圭墨為二絕則誤之尤甚矣諒后山宋人且
嘗見之辯為烈祖所造無疑惜歐陽公亦曰但不知出處

僧寺觀

漢明帝聞西天竺國有號為僧者知往過未來之事遣蔡
愔等訪之愔見摩騰乃要歸漢後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
則中國漸有僧也至於五胡石符之世則又大漫矣然摩
騰初來舍於鴻臚寺詩待納四夷賓客之館故秦名典客
者即是也白馬馱經並藏於是後明帝於東都城門外另

精舍以處摩騰與經遂名曰白馬寺此僧寺之所由始
若夫止以寺名非可專於佛也葉夢得石林燕語以白馬
寺即漢鴻臚舊館但改鴻臚爲白馬耳故後世浮屠之居
曰寺此非也堂堂漢朝更不能朔一佛寺而即以待納四
夷之館爲之耶又觀之名有三一曰藏書所漢巢觀是也
一曰游觀處謝玄暉賦屬王觀是也一曰高可望黃帝內
傳置元始真容於高觀上是也今老氏居本高觀始然亦
非專於老也至宋徽宗專尚老氏宣和元年因降手詔盡
改天下之寺曰宮改院曰觀改僧曰德士改尼曰女德又
盡廢鐃鈸之類納之官府此又不可不知也

重名美婦

漢有飛燕唐寶曆中亦有飛燕與元稹私者崔鶯鶯與張
浩私者李鶯鶯鄭述古通者沈真真韓真卿通者謝真真
山谷贈詩者費昉昉建封娶者閔昉昉

錦瑟無端五十弦

錦瑟詩玉溪生作也續筆解云說者以錦瑟爲令狐丞相
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弦所起然既舉其名
而復引諸書明箏篴之義似將以箏篴爲錦瑟也且言起
於漢武後雖能引史記封禪書之說亦不能引世本五十
弦起於伏羲知尾而不知首可哂也况五十弦之義一無
所解按琴瑟中論曰朱襄氏使士達制爲五弦之瑟鼓搜
判爲十五弦舜益之爲二十三又有二十七之說以理考

之樂聲不過乎五則五絃十五絃小瑟也二十五絃中瑟也五十絃大瑟也彼謂二十三二十七者然三於五聲爲不足七於五聲爲有餘豈非惑於二變二少之說而遂誤耶觀此則絃之多寡有自矣若錦瑟云者即大瑟之謂也故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絃五十但無端二字似乎不通俟知詩者詳焉

箜篌

箜篌本師延爲空國之候所製故名之也後出桑間濮上師消爲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因命淫樂爲鄭衛焉故釋名曰靡靡之樂樂府錄亦曰空侯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候訛而爲箜篌是也應

劭以漢武令樂人候暉

以暉

所作以祠太乙杜佑因曰因

樂人之注非師延所作非也蓋春秋時已有之矣其形似

瑟而小其弦有七用木燧彈之

唐制燧此音同

楊狀元慎得其器

於蜀左史李芝山

李知音傳讚於蜀

云候暉損瑟之二弦加箏之力

弦為二十三弦其音多擊其聲多糜又曰至宋大晟樂改

為十四弦引李知幾之詩為證此必然也嗚呼其器久無

其音絕傳今有之惜未見耳予又考古辭公無渡河隋昔

昔益多彈此器唐李憑景為妙手故楊詩云本是空侯樂

今為蜀國弦新聲晉師發舊譜李憑傳

伯夷叔齊

嘗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

齊名智字公達伯長叔次也夷齊謚也胡明仲以爲彼以去國隱居終身又誰爲之謚哉如伯達仲忽名也巳予以既爲之名則少陽所云姓名又何謂哉或者死後人謚之耳且謚法曰執心克莊曰齊安心好靜曰夷庶可加也惜少陽篇不知是何書也后又見孔叢子註夷齊之父墨胎氏名初字子朝

韓詩外傳曰
氏齊狄同

名諱壽堂

生稱名死稱諱自古而然故古今名公作壽堂等記則曰公名某作誌名神道碑則曰公諱某今人不祭於是凡遇人則請問曰尊諱答人者曰諱某又稱人之母曰壽堂以謂崇敬殊不知丘墓祭祀之處乃壽堂也按陸士衡挽歌

云壽堂延燿題註曰壽堂祭祀處也言既死於祭祀之處
獨相處魑魅耳林逋有壽堂詩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
脩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觀此可
知矣今皆背義而言可發一笑

延陵碑

延陵季子碑在鎮江其文曰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傳爲
孔子書學古編以爲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子而已篆
法敦古似乎可信今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
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又音君子字作季子顯見
其謬蓋漢器蜀郡洗郡郡字半片正是此君字也歐陽公
金石錄又以爲孔子平生未嘗至吳蓋以史記世家考

推其歲月蹤跡南不踰楚之故復引張昞申疑記云舊石
堙滅玄宗命殷仲容模榻以傳是開元以前已有本矣子
按歐陽子行皆辨非孔子明矣或者即仲容所書借孔子
以欺世此秦觀所以疑唐人之所書有見也丹鉛續論又
謂陶潛作季札讚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有吳延陵
君子此可證為古有據此則子行敦古可信之言又是也
但陶集無此讚戴逵文集知今非全集也

五公孫弘

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為
參乘言司馬喜相求其一在越斷髮為王騎其一為漢
平津侯其一明帝時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見於度延一傳

蒙茶

世以山東蒙陰縣山所生石蘚謂之蒙茶士大夫珍貴而
味亦頗佳殊不知形已非茶不可煮飲又乏香氣而茶經
之所不載蒙頂茶四川雅州郡古蒙山郡因山故名其圖經云
蒙頂有茶受陽氣之全故茶芳香方輿勝覽一統志土產
俱載蒙頂茶晁氏客話亦言雅州也白樂天琴茶行云李
丞相德裕入蜀得蒙餅沃於湯餅之上移時盡化以驗其
真文彥博有謝人惠蒙頂茶謝云舊譜最稱蒙頂味露芽
雲液勝巖脚吳中後亦有詩云我聞蒙頂之顛多秀嶺惡
草不生生菽茗今少有者蓋地既遠而蒙山有五峯最高
曰上清方產以茶且常有瑞雲影相現多虎豹龍蛇人亦

窄到故也但茶經品之於次若山東之蒙山乃論語所謂東蒙主耳

公昉

程濟之事已載於奇譎類矣乃朝邑志之言予以志或紀惟近時之事可妄傳耶况以革除遺事中相同取見後漢公昉碑亦曰公昉遇真人服神藥後移意萬里即到又知鳥獸語則知程事不誣且漢人刻之金石惟恐後人之不信也然其得神藥即能如此是不假修為而亦數也夫

州名稱訛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之諱遂稱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遽曰嚴光其臺其灘遂俱以嚴稱循習之訛已可

笑也未宣和間方臘作亂又遂改睦州為嚴州至今不知其義尤為可笑故宋俞元德有詩曰千載英風想子陵釣臺綠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難與州名總誤稱此已見於他書柰無此詩之明白也又如蘇州因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於江邊之山遂名胥山吳王又築臺於山上人亦稱為胥臺也吳既國滅臺亦無矣人又稱之孤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及稱臺亦曰孤胥臺柰何吳人稱胥為蘇訛孤為姑後隋平陳因姑蘇山名遂更郡為蘇州至今山臺俱名為蘇也故蘇志志姑蘇山曰舊名姑胥可知矣然姑字又訛如蘇之匠門因于將墓故名吳人稱將為匠今改別名矣

神燈

草木子載聖燈俗曰天下山之六處往往有之故數峨眉
衡山巨廬等處謂山之精英之氣發之為光惟耳予意此
固理也故傳有聖燈岩之名然時有神祠之地每每入亦
多見何也蓋兵死之人牛馬之血皆足為燐豈有生也有
來而死也有為者英靈之氣又不可成光焰耶但彼之聖
燈為常十之九也此燈為變十之一耳

黃堂五馬

孫觀又續曰蘇郡太守之堂數因失火以雌黃塗而穰之
故曰黃堂後天下盡稱之非也天子之居曰黃闔三公曰
黃閣給事曰黃扉太守曰黃堂觀素綱遁齋閑覽云漢時

朝臣出為太守增一馬故曰五馬規李蓋漢制公卿皆駟馬故也若曰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稱五馬非矣

龍

易乾卦六爻皆取龍為象蓋陽物也埤雅云龍卵生陽物也具九九之數戴禮說文皆以龍為鱗虫之長古今所言不過如此昨見伊川語錄謂龍為陰物出則溫氣蒸然成雲又曰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常有之形狀殊可愛然不驚人五堂山者則傷人矣嘗有人穿地得卵寄於金山寺中龍能湧水入寺取卵又曰龍以卵生亦非神物更一等龍必須胎生愚意龍為神物變化不測如筆談所紀彭蠡一事甚明恐茅山所有即古人之豢龍非真龍也乃其形

相似者若以爲陰物也必不然不知何據也曰獸類曰胎
生證之諸書不同予意傳云龍生九子爲某爲某此亦獸
之類歟故本草收入獸部至於胎生則本草有龍胞龍胎
之物陶隱居自以親見形體俱有此又或有胎生者也不
然大儒證之耶抑傳寫者誤之耶錄俟博物君子

蠶

皇圖要記曰伏羲化蚕爲絲又黃帝四妃西陵氏始養蚕
爲絲而于寶搜神記以爲古有遠征者女思父語所養之
馬曰若得父婦吾將嫁汝後馬迎父歸見女輒怒父殺馬
曝皮庭中忽卷女飛去下於桑間化蠶故乘異集載蜀中
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蚕也予意化蚕

之說荒唐而西陵氏養蚕者為是但世遠不可稽也若干
寶所記但因馬頭娘一事遂駕空而神其說所謂馬頭娘
者本荀子蠶賦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一句又荀子嘗為
蘭陵王或世訛而為馬明王也此于寶乘異皆因言以成
訛耳但蚕乃馬精所化故古人禁原蚕恐傷馬也白疆蚕
擦馬齒馬即不食可見矣欲祀其神古者后妃享先蚕先
蚕天駟也非馬之精而何漢舊儀又曰蚕神苑窳婦人寓
氏公主據此則始於西陵氏可知故世以蚕為婦人之業
也